

畅销百万册的少年成长故事

米娅来了



【德】苏珊·菲尔舍尔 著
丁诗韵 陈星潢 译

2

来自外星的女孩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米娅来了



来自外星的女孩



【德】苏珊·菲尔舍尔 著
丁诗韵 陈星潢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米娅来了. 来自外星的女孩 / (德) 苏珊·菲尔舍尔著; 丁诗韵, 陈星潢译.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078-4245-6

I. ①米… II. ①苏…②丁…③陈…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5091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7—2532

Copyright text and illustrations © 2009 by CARLSEN Verlag GmbH, Hamburg, Germany
First published in Germany under the title MIA UND DAS MÄDCHEN VOM ANDEREN STERN
by Susanne Fülch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hina International Radio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Translation rights have been negotiat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米娅来了：来自外星的女孩

著者	[德] 苏珊·菲尔舍尔
译者	丁诗韵 陈星潢
审校	姜林静
策划	张娟平
责任编辑	笄学婧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010-83139469 010-83139489 (传真)]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北院A座一层 邮编: 100055
网址	www.chirp.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30千字
印张	5.25
版次	2018年5月北京第一版
印次	2018年5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24.80元

CRJ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我妹妹：
一个讨厌的小家伙！



莱娜·汉森

索菲娅·扎内·马约



僵尸还是外星人？
反正超级可怕！

耶特·约斯特



我最好的朋友，她有
一头绝美的金色长发
和好多追求者。

一个阴森
的地方！



红打区

我第二好的朋友，
很乐于倾听。



阿林娜·巴耶

我哥哥：
美得让人倾倒！



卢卡斯·汉森

这就是我啦：
蝴蝶·小姐！



米娅·汉森

蛋糕



……这可不
单单是个蛋糕！

我第三好的朋友，
口头禅：“根本就
没有什么外星人！”



莱奥妮·哈格施托尔茨



目录

可怕的玩意儿 / 1

油腻的记号 / 20

第一次跟踪 / 35

妹妹是可怕的捣蛋鬼 / 48

豪华轿车 / 55

咪咪嘛咪哄 / 63

从狮子宝宝、墓碑到别的荒谬的东西 / 75



榔头! / 97

这个世界太美了 / 112

《午夜之手》归来 / 120

安德烈娅·汉森——我的名字 / 128

关于布兰科的新消息 / 132

银河 5 号 / 147





可怕的玩意儿

假期后第一天的滋味就像是黄瓜汁掺了发酸的牛奶，简直糟透了。当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时，我最好的朋友耶特竟然只是扑哧一笑，可我不是在打趣。暑假过去了，可怕的学习生活就在眼前。更糟糕的是，我暑假几乎没过上好日子。一般来说，夏天就应该在泳池里扑腾扑腾，吃吃冰激凌，在阳台上晒晒日光浴，花两周去波罗的海^①度度假。可今年我不得不放弃所有这些东西。今年夏天很冷，又常常下大雨，我哥哥卢卡斯、妹妹莱娜和我都因为得了流感在床上躺了好久。妈妈也不巧把脚给扭了，奶奶因为腰痛动弹不得。只有爸爸没有病倒，精力充沛的他给我们倒茶、做鸡汤、量体温、换掉被汗湿透的床单，还给我买书，直到把我的眼睛都看成了巧克力盒子似的长方形。

“你知道吗？”耶特把她金色的秀发往身后一甩，说道，“在格罗塔姆马雷^②我天天吃三个冰激凌，游五次泳，还有十九个冰激凌售

① 波罗的海：欧洲北部的内海，四面几乎均为陆地环抱，整个海面介于瑞典、俄罗斯、丹麦、德国、波兰、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九个国家之间。其上的吕根岛是德国人钟爱的疗养度假胜地。

② 意大利阿斯科利皮切诺省的一个市镇，旅游胜地。



货员向我吹口哨呢。”

真幸福！她能在意大利度假整整三周，感受那儿的夏天气息。

“你怎么不说是九十一个？”我开玩笑道。

“九十一个也有可能。可一个个数下去太累了，我总得在什么时候停下来。”

我觉得吧，那些卖冰激凌的主要就是因为耶特的金色长发才向她吹口哨的，不过要是我能有这头秀发就更好了。公交车一下子急刹车，我们俩都撞到了前面的座位上。车门啪嗒一下打开，我们的朋友莱奥妮上车了。幸好她没听到十九或者九十一个冰激凌售货员。我觉得莱奥妮有时有些保守，对她来说一个追求者就已经太多了，九十一个她会完全受不了的。

莱奥妮在上车的队伍里唉声叹气。

“啊，糟糕！”她喊道，拉了拉自己和狗毛颜色差不多的辫子。

“怎么了？”我问道。

“那本可怕的书！”她的叹气声又低了一个八度。

“我忘了读那本可怕的德语书了！”

“哦，太可怕了！”耶特用可怕的声音说道。

“米勒·施特格曼女士肯定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我补充道。

“你们就尽管嘲笑我吧！我可不想德语口试不及格！特别是在开学第一天。”

我们的班主任米勒·施特格曼女士在放暑假前要求我们把《午夜之手》这本书读到七十八页。她很有可能是想让我们自己编一个

结尾，就像她在其他班要求的那样。不过她一定没那么讨厌，开学第一天就马上检查我们是不是看书了。

“你们看那本书了吗？”莱奥妮不安地眨着眼睛。

“那当然，”我说道。因为我暑假百分之九十八的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所以我有大把时间看书。耶特在仔细擦拭自己的圆框眼镜，然后也同样点了点头。

“完了，完了，完了！”莱奥妮喊道。

“别慌，”我安慰她道。“你还能临时抱抱佛脚。”

“可我担心太晚来不及看了！”

她嘟囔着小嘴问这本书主要讲了些什么，嘴巴一张一合的样子像是条鲤鱼。

“讲的就是一些从镜子里跳出来的骷髅，身上长角，眼睛还会发红光。”耶特描述道，“它们寄居在皮姆·平佩内勒的灵魂里，使他慢慢变邪恶。然后他的四肢渐渐地腐烂脱落，直到他自己也变成了一具骷髅。”

“这也太瞎扯了吧！”莱奥妮情绪有些激动。

那些你依我依的言情小说，已经让她受不了了，可恐怖小说对她来说才是个真正的噩梦。我一般什么书都看——确切地说就是从书的第一页一直看到最后一页。对我来说只能看指定的几页书才是噩梦，因为我生怕会错过一些关键内容、精彩见解或是别的东西。所以我也努力把《午夜之手》给看完了，尽管结局并不怎么样。我在皮姆·平佩内勒身上只发现了这样一个道理：不论一个人已经被



眼睛发光的长角骷髅侵蚀到何种程度，只有信任另一个邪恶的骷髅，他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肉身。

说实话我不是很懂米勒·施特格曼女士，像她这样出色的老师为什么要让我们在课上读如此愚蠢的东西。可能她想用一些恐怖故事来引发问题学生的阅读兴趣？还是她把我们所有人都当成了不爱学习的问题学生？

我们到学校后不久，莱奥妮就没那么慌张了，特别是当她知道阿林娜——我们姐妹帮的第四位成员——也没被皮姆·平佩内勒折磨之后。阿林娜放假时常和她爸妈去阿尔斯特河和码头边散步，每当她不在外面的时候，就会沉浸在自己的闲书世界里。

教室门口站着一个人脸色苍白、瘦瘦的小女孩，她那长长的头发凌乱地扎在一起。她并没有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而是紧张地左右跺脚。她整个人都是黑色的：头发、外套、裤子，就连指甲油涂的也是黑色。

“我妈妈是不会让我涂黑色指甲油上学的。”当我们从她身边走过时我说道。我敢打赌，她的指甲看上去是黑色的，至少是某种灰暗的颜色。

“我妈还不让我涂粉色的指甲油，”耶特抱怨道，“就算它对身体没有危害、百分之百能让我更好看也不行。”

“你已经够好看啦。”阿林娜调皮地笑了，然后把自己红头发甩到身后，就像耶特平时一直做的那样。估计是想气气她吧。

耶特时不时地摆出一副明星的样子，总是在我们面前说要当个

模特。这件事现在只有一个困难：她现在还太小，只有十一岁，还没办法在世界各地的时装台上昂首挺胸地走猫步。

我的闺蜜们偷偷溜到教室后排，而我则坐在了第一排。半年前我就开始坐在这里了，恰好坐在了学霸克里斯蒂的旁边。

“你好，克里斯蒂。假期过得挺好？”

我同桌没有回答，她只是抬起头，笑得有些痛苦。她看起来像是刚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你还好吗？”我问道，头上的蝴蝶发卡正一闪一闪发亮。

“还行。”克里斯蒂弯下身子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带着一股甘草紫罗兰可可和肝肠面包的味道悄悄问我：“说说看……你觉得那本恐怖小说怎么样？”

“你真想知道？”

“当然！”

“呃……不怎么样。”

“我也觉得。”

呵！克里斯蒂和我竟然破天荒地看法一样！我只想知道，为什么她会看起来那么绝望。

“不过你可以马上再看本好看点儿的书。”我安慰她道。

“问题不在这里！”她带着哭腔抱怨道。“如果米勒·施特格曼女士问我对这本书的看法，我回答说这本书除了吓人没什么好看的，那我肯定拿不到好分数啊。”



“可是如果你对此隐瞒，然后老师在别人那儿听到了你真正的想法，那你才铁定拿六分^①了呢。”我神情严肃地说道。

“真的吗？”克里斯蒂用她那池塘般绿色的眼睛看着我。通常在学校里她挺聪明，可以说是我妹妹和爱因斯坦的结合体。但有时候又感觉她脑子转不过弯来，搞得我都有些同情她了。如果她得了个比两分减^②还差的分数，那大概就和世界末日差不多。

“说真的，克里斯蒂，”在她还没开始哀号之前我说道，“这本恐怖小说真的很烂。可能米勒·施特格曼女士也想让我们承认这一点，你明白吗？如果你准备了一个好的理由，成绩是不会差的。”

正当克里斯蒂还想说些什么时，我们的班主任带着一个穿黑衣服的小女孩进了教室。我的天，这个“僵尸”究竟想来这里干什么？

“请安静！”米勒·施特格曼女士喊道。“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一般来说，老师说完话我们还会七嘴八舌一会儿再安静下来，但是今天我们一下子就安静了。这小女孩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她板着脸，黑色的指甲上有一些不显眼的刮痕。

“这是索菲娅。”米勒·施特格曼女士指着那个僵尸女孩说道。
“索菲娅·扎内·马约。她马上就会成为我们班的新成员了。”

有几个女生咯咯地笑了（不知道为什么），男生又是鼓掌又是跺脚（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呆呆地看着前方，然后知道怎么了。

① 德国学校实行六级记分制，其中六分为不及格。

② 两分减相当于良好。

其实他们这么兴奋并不是因为来了一个新同学。

“索菲娅，愿意的话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新来的女生点点头，用尖尖的声音开始自我介绍，这和她严肃阴森的外表完全不搭。“呃，我叫索菲娅，刚才老师已经介绍过了。”

“扎内索菲娅！扎内索菲娅棒棒的！”汉内斯怪声叫喊道，像是发疯了一样。

她依旧面无表情，继续说道：“我十一岁，来自慕尼黑。平时喜欢听音乐、看书、玩滑板和烤饼干。”

现在不止女生们在咯咯笑，连男生们也扑哧地笑了。烤饼干，真的是！这几乎是人们在自我介绍里可以讲的最无聊的东西了，可以说仅次于收集马匹明信片。

克里斯蒂问道：“那为什么你现在住在汉堡呢？”

“因为我爸爸在这里工作。”

“你们还想知道些什么可以在课后继续问索菲娅。”班主任插话道。

“你们会照顾她的，对吧？在新学校的第一天总是最困难的。”

米勒·施特格曼女士很自然地看向了我，她可能直接就把我当成那个会照顾她的人了吧。这虽然对我是种肯定，但在这种情况下却十分多余，因为我根本没打算和这个好笑的僵尸女孩打交道。好在她只能坐在最后一排、打嗝先生卡斯帕的旁边——还好和我离得远。

然后开始上课了。克里斯蒂坚信“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她



举手，提问为什么我们要看这本恐怖小说，她觉得这本书不怎么好看。

“因为我想这样。”米勒·施特格曼女士会心一笑说，“这周我们继续讲副词和代词，不过下周开始我们的教学主题就是‘儿童书中的暴力’了。还有，如果你想口语成绩更好一点儿的话，可以给这本书编个结尾，想做的同学可以做。”

不知哪里有人舒了一口气。很可能是莱奥妮。

“有哪位好心的同学愿意把书借给索菲娅看看吗？”老师继续说道，“米娅，你是不是已经把书看完了？”

我点点头，不禁问自己是不是在脑门前贴了个“特蕾莎修女^①”的牌子，以至于米勒·施特格曼女士派我去照顾那个脸色苍白的“僵尸”。反正这本愚蠢的书对我来说也不重要。两节语法课后我便勉强把书借给了她。

“谢谢。”她扑闪着水蓝色的眼睛，可还是面无表情。“你想要我什么时候还给你？”

“越快越好。”我撒谎道，“因为我还要做编结尾的作业。”这样的做法其实有些卑鄙，因为我刚决定放弃这个作业。反正无论怎么样，我的德语成绩总归是两分，不会更好了。“好的，我要去一下厕所。”我嘟囔道，想顺便溜走，可没想到这个新来的也要去。

我们一起慢悠悠地走到厕所，一句话都没有说。我，因为想不

① 世界著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主要替印度加尔各答的穷人服务，因其一生致力于消除贫困，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出能说什么。而索菲娅，她太酷了，肯定不会和我这样的普通人搭话。我向右瞥了她一眼，发现她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像只鸭子，鼻子往前伸，仿佛高几厘米的地方空气更好似的。幸好，我马上可以躲到厕所里去了。

一般来说我不会在厕所里待很久，但是今天我故意花了很长时间。我擦了擦鼻子，看看指甲是否干净，偷听隔壁间发出的声音，系一系鞋带，进行米娅式发呆……我磨洋工了六分半钟才从厕所间里出来。太好了，那个新来的已经走了。

我、耶特、莱奥妮和阿林娜没能发现什么好玩的，便一起回了教室。一到教室，我便踉跄地后退了两步——这新来的竟很随便地坐在我桌子上开大会。几个同学围着她，好奇地盯着她，像是在看世界第八大奇迹一样。“天哪！你还在罗马生活过？”因加问道，“那儿怎么样？”

“超棒的！那里阳光更充足，所以心情会更好，而且还是购物天堂。”

“听起来真是超棒的。”我嘟囔道。

“是的。不过也有不好的地方。”她继续说道，“废气味太重，总有摩托车突突突从你身旁飞驰而过。”

废气！呵我的天！还有突突突的摩托车！

“你在那儿上意大利语的学校吗？”阿林娜想知道。

索菲娅摇了摇头，她的头发微微隆起，很可能是用了发蜡。“没有，我上的是德语学校。那儿上课一般用德语，意大利语的话我



只学了一点点。”言下之意就是她学意大利语的时间只有一条蛆那么长。

“你父母在那儿做什么工作呀？”莱奥妮很好奇地问道。

“呃……各种事情都做。”

“那举个例子呢？”我继续追问道。

“呃，就是所有能做的事情。”索菲娅盯着自己像蜘蛛脚一样细长的手指，有些尴尬。我敢打赌，她想隐瞒些什么。

耶特挤上来想知道，现在黑色系的衣服在意大利是不是很流行。

“不知道。”这“僵尸”耸耸肩。

“流不流行对我来说无所谓，我就穿我自己喜欢的。”

“还是说你是哥特派的？”莱奥妮讥笑道。

“哥特派？”索菲娅重复了一遍，面无波澜，“什么意思？”

“就是这些人相信巫术，相信存在眼睛会发光、没有血肉的骷髅。”耶特大笑道。大家都笑了——除了那个新来的。她就坐在那里，又开始刮她的指甲了，刮下来的指甲油还掉在我的桌子上，真气人。终于打上课铃了，她回到了自己的座位，谢天谢地。我一脸嫌弃地用袖子把桌子擦了擦。

“你也不怎么喜欢她，对吧？”克里斯蒂问道。

“谁？”我反问道。我的态度就好像那个新来的没把她屁股放在我桌子上一样。

“索菲娅。”